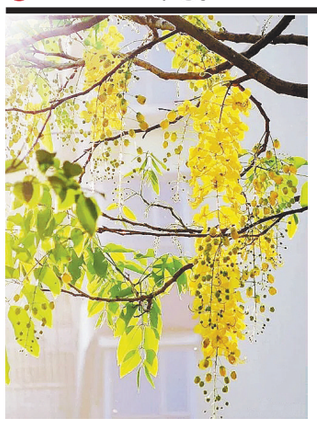


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娇小瘦弱的姑娘，在这条广州普通的路上，渐渐地走成了一个退休的老人家

广州腊肠花开

□肖复兴

来广州多次，从没有注意过腊肠花。这种花，北京没有。

前些日子到广州，正好赶上邱方的新书《花有信，等风来——我的二十四番花信风》的首发式。主持人知道我和邱方之间长达几十年作者编者的关系，问我读了这本书，有哪些地方打动了我？是啊，哪里打动了我呢？写花，画花，是她从小的梦想，她心无旁骛，专心一意，一辈子坚持做这样一件事，事不大，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活动结束后，漫步在广州初夏浓郁的夜色中，环市东路两旁种有好多棵腊肠树，这种树长得很高，远高于一般的树，显得鹤立鸡群，绿叶间开满腊肠花。这是邱方非常钟爱的一种花，她兴奋地指给我看。在街灯的辉映下，腊肠花明黄鲜艳，一串串垂挂着，犹如盛放后定格在夜空中不灭的烟花。

这是邱方这本书中写过画过的花。翻开书，先找到写腊肠花这一篇：“一树一树的黄花，一串串垂挂着，宛如一串串风铃，在风中摇头晃脑地歌唱；又像无数的蝴蝶在聚会，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又清新又俏皮。”每天，她就是在这条路上班下班，从家到出版社。夏日突如其来的暴雨中，金色的腊肠花随雨点纷纷而落，腊肠花便又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黄金雨”。雨中从这条落满腊肠花的路上，她走回家，或走到办公室，发现鞋子和裙子上，沾满了腊肠花金色的花瓣。她说：“落花不逐流水，却来逐我衣，心里是有小小惊喜的。”腊肠花，和她有缘。

在这条路上，她和被匆匆行人熟视无睹的花树结缘。不仅有腊肠花，还有三角梅、玉兰花、黄花风铃木……她不停地拍摄它们，也不停地拍春天风雨中落叶漫天的绿色的雨，即使马路中间落叶萧萧，被车轮带起，她也觉得漂亮得像一群群枯叶蝶翩翩起舞，在她的眼睛里，“这是环市东路春天最壮观的景色”。

花的美丽，和人性中的丑陋；花的脆弱，和人的柔韧；花的一刻绚烂，与人生命漫长的苦痛……都带有命定的意味。邱方的文字中，更多写出的则是情感的温软、绵长与蕴藉。或者可以说，以情感的世界观照花的世界，对抗悲剧的意味，渗透着卑微渺小却野百合也有春天一样的人生价值，可以慰藉我们自己，安放我们自己情感的一方天地。

想到这时候，我的心里忽然有些感动。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啊。我不仅替她高兴，而且，非常感慨。作为编辑，她为别人不知编辑出版过多少本书，而她自己才出第一本。我问她有没有统计过到底编辑过多少本书？她摇摇头，记不起来了。她的编辑工作是出色的，有目共睹的，曾经被评为出版界的全国劳动模范。但是，这却是她自己的第一本书，而且出版在她退休之后。“书中固多味，身外尽浮名。”我颇感慨地想起了放翁的这句诗，觉得说她最合适。

作为作者，离不开编辑，作者和编辑是鱼水关系，亦师亦友。从某种程度上讲，编辑是作者背后的推手，一般读者看到的是文章或书籍上作者的名字，编辑隐在后面，像风，看不见，却吹拂着作者前行。写作几十年，报纸杂志和出版社负责我的稿子的责任编辑有很多，有不少从当初年轻到如今退休，他们都令我难以忘怀和感慨。邱方是其中之一。

不知为什么，回到北京，想起邱方，总还想起广州环市东路上的腊肠花。她的家，她曾经供职的出版社，都在这条路上。她就是这样一年四季每一天每一天，从这里走过，拍摄下鲜花和落叶，然后静静地为它们写下绵软的文字，画出她钟爱的水彩画。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娇小瘦弱的姑娘，在这条广州普通的路上，渐渐地走成了一个退休的老人家。只有腊肠花花开花落。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征文大赛”结果揭晓，十八篇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

全球华人共绘“湾区生活”

7月7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大赛”征文活动结果揭晓。经过初评、复评、终评等环节，18篇作品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小说、散文、诗歌三个类别的一二三等奖（名单附后），获奖作者将获得由澳门基金会提供的奖金。

此次征文立足粤港澳，面向全球，主题为“湾区生活”，征集短篇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中文原创稿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共收到5000多篇来稿，作者遍布海内外。稿件题材丰富，或回忆昔日生活，或描写当下现实，或畅想美好未来，情感真挚，思想向上，笔法多样，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一日千里的沧桑巨变，字里行间透射出一种强烈的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家园意识。

征文终评委由刘斯奋（著名作家、评论家，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洁茹（著名作家、《香港文学》总编辑）、李观鼎（著名文学评论家、澳门笔会会长）组成。

此次活动由羊城晚报社、《香港文学》杂志社、澳门基金会、澳门日报社、澳门笔会联合发起举办，由广东羊城晚报数字媒体有限公司、广州阿里巴巴文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区作家协会协办。

小说	一等奖	《七星女》	黄守昙（广东广州）
	二等奖	《理想人生》	马亿（广东广州）
		《单车人》	李烈声（澳门）
	三等奖	《西边营盘有只阿水》	黄芷渊（香港）
		《赶蛇》	陈末（广东深圳）
		《采莓》	欧阳德彬（广东深圳）
散文	一等奖	《大湾区四季》	许锋（广东广州）
	二等奖	《澳门，莲的境界》	赵丰（陕西西安）
		《乒乒乓乓五十年》	黄维樑（香港）
	三等奖	《热闹的庙街》	巴桐（香港）
		《生命不曾谢幕》	谭健锹（澳门）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孙博（加拿大多伦多）
诗歌	一等奖	《东莞，那一片森林》	曾凡华（湖南溆浦）
	二等奖	《珠西诗情》	伍永恒（广东台山）
		《妈祖的咏叹》	陈家朗（澳门）
	三等奖	《琴弦上的岭南》	凌迪（广东江门）
		《粤港澳放歌》	丘树宏（广东中山）
		《湾区生活》	王晓波（广东中山）

缩在藤椅上，盯着一摞稿纸发呆。直眉瞪眼地坐了两天，也没有写几行字

汪曾祺的“报告”

□雷克昌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尽人皆知，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都让人感觉到作者的功力。人有所长，就有所短，据说，这位文学大家居然连普通的公文都不会写。这话不是别人说的，是他的亲生女儿汪明，不由人不信。

汪明说：“在一般人的眼中，老头儿总是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无论何时何地，提起笔来便会行云流水，超凡脱俗，魅力无穷。没有人会想象得出，他也有瞪着稿纸发怵，对自己要写的东西充满惧怕或缺乏信心的时候。”

“老头儿”指的就是她的父亲汪曾祺。那年，汪明因病想提前退休，回东北休养。父亲是大作家，想要父亲为她写一个“病退报告”。没想到汪曾祺“缩在藤椅上，盯着一摞稿纸发呆。直眉瞪眼地坐了两天，也没有写几行字”。直到汪明收拾行李，临走时，还是没写出来。他抱歉地对她说：“你先回去，我写好了，马上给你寄去。”一份普通的病退报告，连写数天未果。看来，妙笔亦有干涩时。

这份“病退报告”最终是否写好寄去，写得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从汪曾祺在1982年为申请补发工作证时所写的一份“报告”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不会写公文。“报告”不长，全文如下——

报告

请准予补发工作证。

我的工作证记得是放在家里，但最近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我因急用（有一笔较多的稿费待取），需要工作证，特请予补发。

我生性马虎，常将证件之类的东西乱塞，今后当引以为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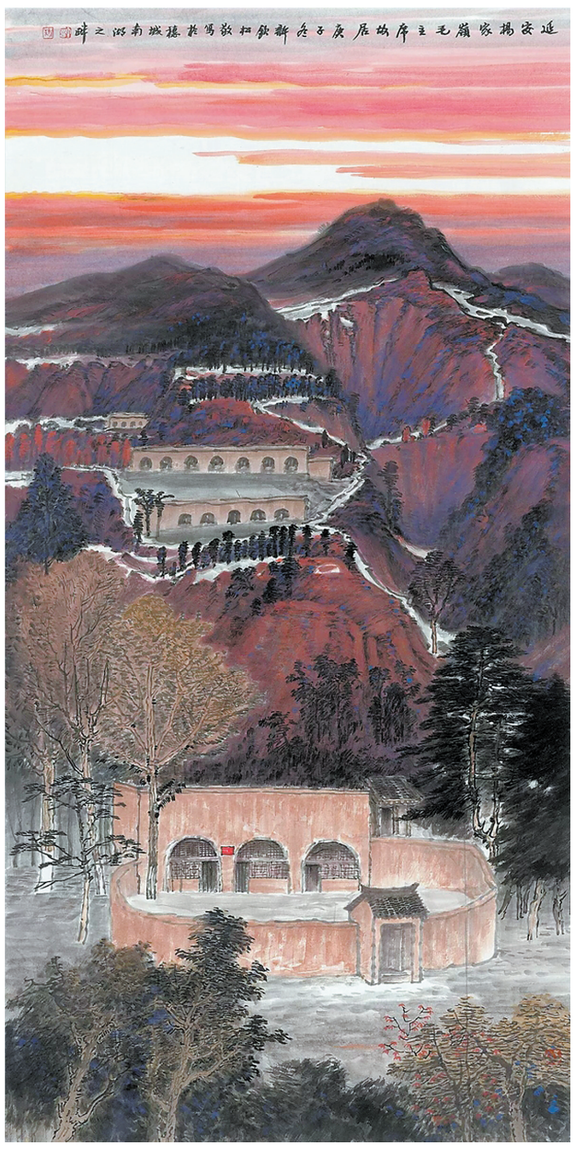
汪曾祺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这个“报告”，的确令人玩味。汪曾祺毕竟是位作家，短短几行字，就有“翻箱倒柜”、“生性马虎”、“东西乱塞”等文学语言。这恰恰是公文的大忌，公文要求陈述性的语言，平铺直叙，不拐弯抹角。而这份公文，通篇是描述性和形象化的语言，甚至还出现“有一笔较多的稿费待取”、“今后当引以为戒”之类废话。

除语言不符合公文规范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至少还存在三大明显错误：一是文种混用。工作证丢失了，申请补发，显然是申请，而不应是报告；二是不符合“申请”文种规范，开头漏写“主送单位”，如“人事科”什么的；三是首句“请准予补发”与正文中的“特请予补发”重复。申请书的语句力求简洁明了，不该有多余的字眼。如果更严格一点的要求，还必须在主体文最后部分加祝颂语“此致敬礼”，可以紧接正文写，也可以独占一行，空上两格写。通常还要在署名时，加上“申请人”三字。公文写作的创造性只能在这种规范的程式里发挥。

幸亏汪曾祺是位作家。要是他是某个单位的文职人员，写出这样的“报告”来肯定要挨批。



延安杨家岭毛主席故居（国画）

□许钦松

唐朝诗人心态好，唐朝诗歌生态好，非一般好，让人心向往之

唐朝诗人的歌与爱

□刘诚龙

白居易空手空脚，想来是没资格上长安的，老白硬是去京漂，他的底气是他觉得自己能写诗，诗写得好。能写诗的，一抓一大把，搁如今哪个诗人凭写诗在长安吃住一条街的？

白居易去了长安，找到顾况，没带烟酒，没带银行卡与健身卡，也没带山西特产，就带了一项劳什子写诗特长，撞了人家豪门。豪门居然没拒，豪门居然读了其诗，还给了高评：“有句如此，居亦何难？”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然则，会写如此好诗，米贵不算什么，便是房贵，也不在话下，要言之是，只要有才，粮食会有的，房子会有的，娇妻会有的，工作也指定是会有的。长安八字开，无财有才也进来。

白居易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不细说。鬼才李贺京漂长安，复制的也是白顾故事，故事是一样，主角换了，白居易换了李贺，顾况换了韩愈。韩愈时任国子博士，政界有权力，学界是权威，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某日，送客归，极困。”送行嘛，要喝很多壮行酒，要跟很多人扯淡，应酬也是特累的。韩愈小夜半，迷迷糊糊回到家，脚提不起，眼睁不开，一心只想梦入芙蓉铺。

不承想，李贺在韩愈家里，等了好些时候，“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那么累了，还读什么诗？心硬的，一句话回绝：给我丢远点。心软的，给人半点希望：今天累了，以后再研究。研究研究，烟酒烟酒，谐音词是双关语，含义丰富得很。

韩愈打起精神，霸蛮读，一个“解带”，可见其漫不经心，边解裤子边读诗，我们都知道，睡前读诗读书，多是起催眠作用的。韩愈读了第一首，题目是《雁门太守行》，题目一般般，其中两句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这两句让韩愈跳将起来，已经解开了的裤子，齐刷刷掉到了地上，让门子掩鼻大笑。笑什么笑？快快快，给我把李贺请进来，一边厢把裤带重新系好，一边厢端壶泡茶，精神焕发，瞌睡全无。一个是文坛宿儒，一个是诗坛新秀，两个亲切会谈，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到了东方既白。

韩愈提举李贺，有另外说法。李贺七岁善诗，江湖上早有名声。江湖名声不入朝廷，顶多是野贤，老死户牖而已。比如一个县市居的作家，在地方名气很大，若去了京都，京都那些峨冠博带者，也当缩头到脖子下面去了，那些二流者，更将头缩在裤裆里头去。然则，他在小地方，能叫他乡贤，还是好的，多半是会当成不务正业的疯子，丑婆娘都要改嫁。

韩愈听得李贺诗写得好，“始闻不信”，不信就讽刺嘛，就去群里编排李贺嘛：唐朝新闻多，又多了一个野鸡诗人李贺。这般诗生态，是后来才有，韩愈并不“据新闻”说，更不以“路透社”为是，他约了皇甫湜，以学界权威身段，登门拜访寒门李贺，“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惊为天才，于是大报大刊，写诗评，作印象记，一下子就让唐朝人民知道了李贺，记住了李贺。大家推小文人，一句顶七八千句，李贺“自是有名”。

不论是李贺拜见韩愈，还是韩愈登门李家，版本不一，推人同一。也不论哪个版本，都没看到李贺送东西给韩愈。韩愈与李贺，素昧平生，此前根本就不认识。白居易去找顾况，顾况跟老白，八辈子都没瓜葛。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没什么人去引荐，李贺与白居易就冒昧去打扰文坛大儒了。

如白居易与李贺，即使不去拜会文坛首席，当然也是会脱颖而出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然则，若遮了呢？最起码的是，成名不那么早了，名气也未必那么大。更有些文人，没人赏识，自此沉沦，也是多的。

唐朝很多诗坛大咖，都曾有过这般大同小异故事。李白开始找一个叫韩荆州的，这家伙不识才，李白写的自荐信石沉大海，在韩某那里没起浪花。但李白依然不倦到处找伯乐，去京都酒家眠，遇到了贺知章，贺公不吝赞美词，直呼李白为“谪仙”，李白在唐朝的名声从此盖天。

读唐朝诗，读唐朝诗人，特别是读唐朝诗人与诗人故事，会有一个特别感觉：唐朝诗人间，都是诗人抬诗人，不见诗人压诗人。李白高名天下闻，没人臭李白，杜甫与李白，作诗不是一个路子，他没斜眼看过李白，对李白简直是崇拜；李白与孟浩然也是各立门户，李白却无门户之见，而是“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传”；杜甫做《八仙歌》，所歌颂的诗人，有名气比他大的，有名气比他小的，有名气比他一样高的，没见他对名高于我者讽，名齐者贬，名低我者压，而是一样的歌与爱，可见唐朝诗人精神健康。

唐朝人才辈出，唐朝诗歌璀璨历史，源自唐朝诗人心态好，唐朝诗歌生态好，非一般好，让人心向往之。

1969年，张大千飞越太平洋来到卡梅尔小镇，发现这世外桃源实在太适合艺术家居住了

迷醉在卡梅尔

□顾艳

前些年，我们居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Los Altos，每到周末开车去卡梅尔小镇度假。那里大海、沙滩、街道、橱窗，门前、角落弥漫着波西米亚风格的艺术气息，街上到处都有油画店和画廊。四千多居民的小镇，一大半是艺术家、诗人和作家。走在街上，看不到路灯、停车码表、门牌号，也看不见大型连锁超市和快餐店。小镇拒绝现代文明的快节奏，拥有原始的绿意和安详。

小镇街头一座座形状各异、精致别样的小房子，伴随着碧海蓝天、鲜花礁石，以及随处可见的松鼠、海鸥和海豹，像磁石般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据说，一百多年前，住在小镇上的艺术家、诗人和作家的卡梅尔，已经名闻遐迩。1969年，张大千飞越太平洋来到卡梅尔小镇，发现这世外桃源实在太适合艺术家居住了。在房产商出售的众多别墅里，他选择了一栋小木屋，取名为“可以居”。几年后，孩子们长大了，他画的画也越来越多，原来的“可以居”显得不够宽敞，他又在“可以居”附近购置一栋小别墅，命名为“环筚庵”。张大千晚年的大量画作，就在“环筚庵”诞生。

“环筚庵”面朝大海，背对森林，自然环境好极了。张大千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自然，在他“环筚庵”里创作的山水画中，更有一种意境之美，灵魂所在。动人的视觉感受，经过他思想的再创造，形成了独特的美感和风格。

卡梅尔，也并非像希腊的伊亚小镇、捷克的CK小镇，以及意大利的五渔村那样盛名在外，大部分游客都是在规划美西1号公路自驾行程时才来到此地，并被这里的原始艺术风情所迷醉。

说起来奇怪，卡梅尔小镇沿街都是商铺、餐馆和小旅店，游人如织，却让人感觉不到商业气息，其原因可能是大多数店主本身就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店堂里的商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品；游客驻足于透明的橱窗玻璃前，眼睛常常为之一亮。

沿着主街Ocean Avenue向西走到底，就是广阔明媚的卡梅尔海滩。我们坐在沙滩上眺望蓝天白云，银沙碧水，还有遒劲的裸树干，这一切组成的美丽画卷是诗意而浪漫的。

那些生长在沙滩上的巨大古树，树身苍老，却在顶部生长着浓密的树叶。就像卡梅尔小镇一样，古朴、坚韧又清新。

她的目光与我僵持。我慌了，匆匆收回目光

窗台上的白菜

□谭鹏飞

二十五年前的秋天，在一所乡村中学，我初为人师，教初三语文，教的是普通班。普通班的学生，好比农民在菜秧地里选了一通后剩下的秧子，栽培难度大。

有一天，我上完早自习回来，发现单身宿舍的窗台上，放着一棵白菜。翠绿的叶片上带着晶莹的露水，白嫩的根部沾着新鲜的泥土。我很纳闷：谁送来的呀？隔壁的同事老晋告诉我，是我班的女生江南送来的。江南有一个哥哥，与老晋同过学，到老晋那儿玩，认识了我，说他妹妹就在我班，要我多关照。

受人之托，我就在班上认真打量这个叫江南的女生了。江南，一个生机勃勃的名字。她坐在教室左排靠后的位置，身材苗条，像一根长长的豆角。脸很俊俏，像一个快成熟的桃子。穿一件干净朴素的红衣服。放学后，我把她叫到了宿舍，问了问她的学习情况，鼓励她在普通班也要考上高中。

也许是为了表示感谢，她清早到自家地里砍了一棵肥大的白菜，上学时给我送来，悄悄放在窗台上。一棵白菜，让我对江南有了更多的关注。在批阅作文时，发现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作文里有父母的艰辛，也有一个女孩的憧憬。我写了长长的评语，而后，到课堂上念她的作文。我发现讲台下听课的她，眼神像星星一样，亮晶晶的。

我感到欣喜。这眼神如果一直亮下去，一定能穿过弥漫在普通班的悲观失望，看到美好的未来。她微微偏着头，用手托着腮，像一艘船，展开了风帆。

大约半学期后，她却起了变化。晶亮而柔和的眼神，不知怎么，变得木然而呆直。当我巡视课堂时，她的目光与我僵持。我慌了，匆匆收回目光。

以严厉出名的班主任大约听到了什么，不久即找江南谈话，又找了一个饭后溜达的借口，踱到我的宿舍，跟我交流课堂纪律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含蓄地提到要处理好与学生的关系。说得我脸上发烧，好像真的做了不该做的事。

于是我开始回避江南，不再在课堂上念她的作文，有时点名批评她，她红润的脸色变得苍白，目光由呆直变得散乱，成绩像滑雪一样下降。教室是一块菜地，她成了一根蔫了的菜秧。一学期过去了，一年也过去了。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我表现平平，草草收场。而她，则恍恍惚惚，草草毕业，曾经短暂地在她瞳仁里闪烁的梦想，已遥不可及。

两年后，我在学校附近的卫生院见到了她，她在拜师学医，出落得更见风致。见到我，像扬花的稻穗，在风中轻轻一弯。她有点怯生生，但还是喊了声老师。我以为她能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后来我离开了那所中学，越走越远，不再有她的消息。

去年年初，有人加我微信，竟然是江南。我为能网上重逢而高兴。她说，自己没有出息，对不住老师的关心。停了停，又说，自己是同学中最不幸的人，得了乳腺癌。我的心一下沉痛下来。

聊天中得知，她学医没有学成，因为交不起学费。后来就嫁了人，生了两个女儿。现在大女儿都读高三了，比当年的她个子还要高，也比当年的她会读书。这让我心情又有所放松。接下来，我忍不住问到了她课堂上的变化，我想解开这个谜。

老师，当年教室里发生了一件事，你不知道吗？

江南的反问，让我一头雾水。

班上的男生，看你常表扬我的作文，以为你喜欢上了我。有个男生以你的名义写了封情书，偷偷放到我课桌内。我看到后，当然知道不是你写的，但我很害羞也很生气呀！于是把情书丢到了讲台上。江南从微信上发来一个抓狂的表情。

哦，当年竟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我这个当老师的，却浑然不知。我感到惭愧。

但从此后，我上语文课时，不专心了，呆呆地看着你，其实自己都不知心里想些什么。江南说。

男生的一个恶作剧，导致她的思想发生了波动。而我，误读了一个女生的目光，也没有去探究原由，反而无故批评。我不由深深自责。

一转眼到了昨天，江南发了朋友圈：漫漫抗癌路，除了坚强别无选择！我马上与她联系，打了电话给她。她说，老师，二十多年不见啦。声音里含着笑，是那种乐观的笑，不完全是掩饰。我要她相信科学战胜病魔。并说自己当年不会教书，伤害了她。我为自己的不成熟向她道歉。

老师，你想多了，你没有错。我会保重自己的。江南在笑声中挂断了电话。

良久，我还在沉思中。我脑海里，浮现出了单身宿舍窗台上那一棵鲜嫩的白菜，在那层层的叶片里，包裹着一颗纯真、柔弱，又需要善待的心。